

【里书外】

# 近代湖南乡村社会变迁的全方位书写

## ——读《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

以清

古语云“文如其人”，此言有一定道理，至少读王继平教授新近出版的《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王继平先生，湖南双峰人，生于湘东铜矿，恢复高考之后，从矿上考入湘潭大学历史系77级历史专业，他曾自述过参加高考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此后他又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供职于湘潭大学，曾担任该校副校长十余年。继平先生治学有成，治史严谨，先后出版多部重要著作，特别是在湖南地方史研究方面建树颇多。

继平教授为人豪爽，气量大，视野广，举重若轻，谋事有方。这些特点或多或少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

《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超过600页，煌煌62万字，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大气。全书对于湖南乡村社会百余年的沧桑巨变进行全方位的描绘。全书共分九章，分别呈现了近代湖南乡村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及聚落状况，乡村社会经济、人口、家庭及宗教信仰，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乡村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乡村社会生活变迁等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专门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近代湖南乡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与建设，更表现出内容编排与篇章设计方面的创新。

湖南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与影响都是非常独特的。如果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来看，湖南的“崛起”应该比较早，但其全国性影响的不断扩大与进一步提升则是在近代。湖湘文化蔚然壮观，湖湘名人风起云涌，承前启后，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担当意识与奋斗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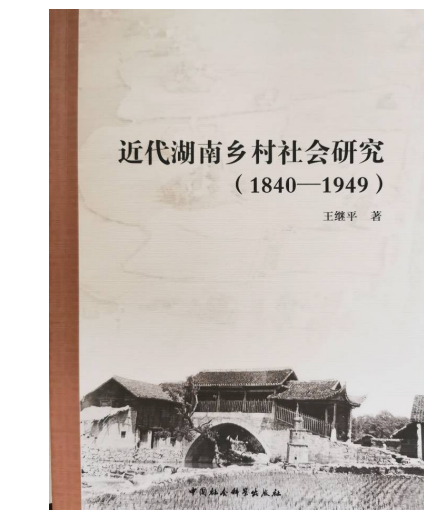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湖南的成就出自湖南人。而近代湖南人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主要来自乡村社会。王继平教授著作中的“乡村社会”其实就是湖南的基层社会，包括农村、城镇，涵盖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士绅等，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如果说近代中国主体是以传统文化与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社会，那么湖南在这方面的形态特征更为明显。湖南虽然有湘潭、长沙、岳阳等区域中心城市，但功能与影响毕竟有限。况且进入近代，随着商路条件、贸易格局的变化，这些城市还有逐渐“衰落”的趋势。所以可以说，形塑湖湘文化的主体是湖南乡村社会文化，湖南民风实际上就是其乡村习俗的反映。

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论述湖南人具有比较多的“蛮族血统”，指出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与“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大有关系。时至今日，被称作“湖南人精神”的“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莫

不反映了普通湖南人的性格特点。因此，王继平教授此著可以说解析湖南近代化变迁土壤的基础性著作。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劳代尔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开创了区域“整体史”研究的理路，告诉读者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各项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依此思路，不难理解王继平教授书中关于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的全方位解读，对于理解湖南近代化发展，湖湘文化近代影响的价值与意义。

系统性特征在王继平教授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全书围绕“乡村社会”的视点，突出“近代化变迁”的焦点，彰显革命根据地乡村社会治理与建设工作及其成效与意义的重点，条理分明，线索清晰。作者爬梳钩沉，探赜索隐，解繁理巨，攻坚克难，定量呈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大处着眼小处着笔，终成一部全景式的近代湖南地方史巨著。

地方史研究者一般会有一种“全局关怀”意识，这就需要对于地方的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不过此项工作又会遇到孔子所言“文献不足”的困难。而在湖南，地方文献则较为丰富，如罗汝怀曾编纂《湖南文征》，曾国藩为其作序；湖南地方志资源也非常丰富，近代湖南工商业与社会调查资料，以及湖南宗族文献亦不在少数。大量重要文献在王继平教授的著作中都得到广泛征引，从而使其作为地方史书写的



立体性与丰满度得到较好的体现。

王教授在书中概括的湖南近代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表现出的六大特征，在书中都有大量翔实的统计、形象的个案、生动的事例可以佐证。王教授不仅谋篇能力出众，而且表达水平很高，这使得全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捧读在手，全无一大大都头著作的“深奥”与“高压”之感，这自是王教授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所致。

《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王继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有所得 历史的足音 ——读《阳光之下》有感

肖永清

肖仁福先生新作《阳光之下》，给人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感到作者犹如一位冷静而沉默的看客，站在千变万化的时代光影面前，把鲜活的现实扔进历史的长河中，反复荡漾并彼此融合。

《阳光之下》以纪检监察人员为主线，立足于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实，从对“留置点”这个特定场所的描写起笔，精准切入监察机制体制改革这个重大事件。

作品立足细微处，呈现了作品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重在展示纪检监察队伍既要清除害群之马，又要治病救人，还要惩前毖后的立体图。这种张力，不仅是描述一时一事，重在记叙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既要接受人民监督，更要进行自我革命，始终保持纯洁性先进性。

作者没有把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描绘成警察抓坏人那样黑白分明的两派对立，而是用寥寥数字就了结此案并以此作为引，让作品所要表现的复杂较量中，所有的关键人事、关联人物悉数登场。

这种直击现实的文风，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有一种阅读的欲望，因为那些人和事，曾经好像都在我们身边走过，很想跟随作者去探究作品中所要刻画的人物。

《阳光之下》这部作品中，夹杂着历史国运、政党政治、经济社会、基层民生等各种因素，遍布于党委政府、国企民企、医保医疗、精准扶贫、生态建设各个领域。时而细到街头角落，时而宏大到一个时代，既关乎到百姓悲欢，又叙说着历史进程。作者用五十万字，将一场载于史册的改革、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描述出来，实属不易。

在这些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作者还试图通过一些贪腐之徒的今日之果，来追溯他们悔不当初的因。

曹寄青这位贯穿全篇的反面人物，从吃百家饭长大到官至副市长，从奋力干事创业到杀人放火沦为阶下囚。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付出过、辉煌过、委屈过、犹豫过、挣扎过、彷徨过、疯狂过，最后看似败给了对手，实则是败给了自己，归根结底是在理想崩溃后败给了现实。

这个现实是人欲无穷、围猎不休、诱惑无边，这个现实是社会发展进步中难以绕开的弯道和险滩。如果没有坚定目标，是很难平安到达彼岸的。交织在曹寄青、周俊才、缪德良等一众贪腐分子仕途沉浮周围的，下到穷山僻壤的草根农户，上到省会要员、京城高官，还有妻子同学，同僚故友，在他的生命中悉数登场，构成一幅丰满而又丑恶的百态图，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作品中曾守贤、俞波涛、奚连江以及一大批纪检监察干部，不但在与腐败分子的斗争中体现出了一身正气，智慧勇敢，德才兼备，还从省市纪委书记，到普通纪检监察干部，作品围绕每个人物，用各自日常生活中一两件家长里短的事，反映出纪检监察干部也是凡人，也有情有义，有普通百姓的困惑，也有柴米油盐的困难。而对像陈勇毅这样个别的腐化堕落的纪检监察干部，没有刻意隐瞒和回避，使作品更加回归真实。

作品将反面与正面人物的感情冲突高潮，安排在曹寄青与俞波涛这对落幕时才相认的同父异母兄弟上，这种构思看似奇特，实则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感情世界。

因为在腐败与反腐败这场斗争中，类似于曹寄青与俞波涛这种兄弟情、同窗情、师生情、战友情的情况，往往有过去之而无不及，处理好这样一种感情，是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工作中避不开、躲不过的。作者在这对感情的处理中，费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我想也许是为了给后来人，给借鉴者处理类似情感问题传导一种警示。

“贪腐如同黑色的蝙蝠，在黑暗里翩翩起舞；正义如同灿烂的鲜花，在阳光之下绚烂绽放。”这是《阳光之下》的封面题记，亦是留在读者心中的鲜明印记。

《阳光之下》肖仁福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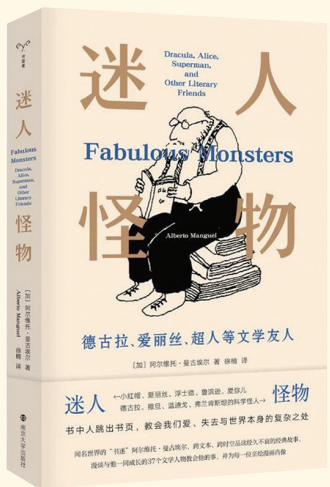
【马观书】



《英国文明史·总论》于文杰 [英]W. M. 艾尔德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于文杰教授领衔、中英学者团队合作编写而成的一部全新的英国史专著。

本卷为“总论”，总体叙述英国文明的发展，并统领以下数卷。本书摒弃了传统国别史的结构和写法，以“英国文明”作为考察对象，跨领域、跨学科地阐述英国文明融合、成长、释放、回归的历史。本书强调以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来透视英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本质，从英国文明史的理论研究和历史考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迷人怪物》[阿根廷]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著 徐楠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作家、藏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写的阅读随笔，描述和分析了伴随无数人成长的经典文学与影视、童话故事及民间传说中的不朽形象，比如小红帽、爱丽丝、德古拉、睡美人、超人、鲁滨逊、卡西莫多、约伯等。

全书由一篇篇短小精悍的随笔构成，充满新奇有趣的思考，并配有作者所作黑白插图，图文并茂。作者也借此书鼓励读者去建立自己的文学友谊，以阅读丰富自己。



# 满地都是月亮

## ——读斤小米《此路遥遥》有感

李思雨

静立的文字在媒介和眼睛之间形成屏障，它只能通过符号的排列组合去传递作者的声音。如果写作者的故事不被读者感同身受，《此路遥遥》里河水拍岸时的恐惧、西瓜船篷前的羞耻、群山无言后的悲戚……就有可能沦为他人眼中的一种牵强附会。但作者斤小米凭借其真诚的叙述化解了这道屏障。

斤小米的笔如淬过火的大刀一般剖开记忆与自我，饱含热泪地书写爱与恨，毫不在意地揭开“体面的城里人”身份后的阴暗面，甚至坦承“有碍观瞻”的歇斯底里和私心算计。她把一切铺在纸上，将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感受、每一个联想娓娓道来，汹涌的波涛藏在平静的河面下，呕心沥血地叙述着生命中萦绕不绝的情感洪流。这样的坦然与赤忱让人心甘情愿进入她酸甜苦辣的故事中，和她共同蹚进决堤的情感洪流。

大多数时候，斤小米是克制的，让写作体现出尘土归于尘土之后，以劫后余生的颤抖去重新舔舐伤口的苦痛美。苦难滚入历史，不再让人手忙脚乱，可笔却冷静而不轻佻，缓缓展开的苦与难，呈现的血与泪、恨与怕、无力与抉择，一切依旧如初临时令人心悸。而在一些嘶喊的时刻，在她喊着“我也是你的女儿”，在她说“难道作为妈妈，我就该死”的时刻，也让读者为一向克制的她偶然宣泄的满腔愤怒而神伤。冷静克制与流露宣泄的交叉使得整本书既塑造

出一个立体真实的人，又实现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父母留给孩子的血液注定是横亘在他们之间无法割断的羁绊，因而原生家庭打下的烙印也将伴随孩子一生。贫穷的家庭教给孩子坚韧，“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振臂助长，却隐藏着太多被忽略的不安与恐惧。

《此路遥遥》中所呈现的原生家庭是令人窒息的，贫穷的生活、不被认同的女儿身份、四面八方拖住自己的手。她从一个学校走到另一个学校，从一条河岸走到另一条河岸，从一个人身边走到另一个人身边，她的羽翼越来越丰满，脚步越来越坚定，心胸越来越宽阔，可是她身后依旧有那么多拉住她前行身影的人和事，使她无法与世界达成和解，却也使她稳扎进生活，酿出了最浓的酒。

散文写作在消耗记忆的同时也会重塑新的体验，当人在不同的时境、以不同的心灵厚度去凝视过去，不同的理解便随之而生。斤小米不回避对继母的不满、对父亲的怨恨，这些挑战传统观念中完美道德形象的情感被她真诚地呈现出来。她并没有装成宽容大度的样子原谅所有伤痛，而是呈现了一条面对困境的新的道路——径直往前走。生病就治疗，怨恨就不笑，累了就睡一觉，按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不沉溺于悲观的宿命论，不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不夸大困难止步于此，只奔着前面去。

在女性主义逐渐能够发出一些声音的



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正视起自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她们大胆、自信，试图平等地爱与被爱，试图摆脱一切束缚，轻盈地走进人群。而这本书呈现着的却是另一种女性的生活，一种同样大胆、同样自信却选择留在“束缚”里的女性的生活。我们理应独立进步，理应为自由为了个人价值而奋斗，可并不是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地飞翔。当女性被现实困住，当她们被贴上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标签，当她们要去维护一个家庭，她就不必做出一些取舍，她放弃自己原本的原则，承担社会观念赋予的责任，去追求另一种“自由”。而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驱逐“不自由”的女性，形成一个“出走的娜拉们”的狂欢圈，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女性能拥有自主选择权利，对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女性都应该被赞美。

正因为如此，《此路遥遥》中所呈现的形象才更令人感动。

《此路遥遥》斤小米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好书摘选】

# 我想什么

许地山

我想

我想什么？我心里本有一条达到乐园地的路，从前曾被那女人走过，现在那人不过了，这条路不但是荒芜，并且被野草、闲花、棘枝、绕藤占据得找不出来了！

我许久就想着这条路，不单是开给她走的，她不在，我岂不能独自来往？

但是野草、闲花这样美丽、香甜，我怎舍得把他们去掉呢？棘枝、绕藤那样横逆、蔓延，我手里又没有器械，怎敢惹它们呢？我想独自在那路上徘徊，总没有实行的日子。

日子一久，我连那条路的方向也忘了。我只能日跑到路口那个小池的岸边静坐，在那里怅望和沉思那草掩、藤封的途道。

狂风一吹，野花乱坠，池中锦鲤道是好饵来了，争着上来啄。我所想的，也浮在水面被鱼啄入嘴里；复幻成泡沫吐出来，仍旧浮回空中。

鱼还是活活泼泼地游；路又不肯自己开了；我更不能把所想的撇在一边呀！我定睛望着上下游的锦鲤；我的回想也随着上下游荡。呀，女人！你现在成为我“记忆底池”中的锦鲤了。你有时浮上来，使我觉得以看见你；有时沉下去，使我费神猜想你是在某片落叶底下！或某块沙石之间。

但是那条路的方向我早忘了，我只能每日坐在池边，盼望你能从水底浮上来。

海

我的朋友说：“人的自由和希望，一到

海面就完全失掉了！因为我们太不上算，在这无涯浪中无从显出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意志。”

我说：“我们浮在这上面，眼前虽不能十分如意，但后来要遇着底，或者超乎我们底能力和意志之外。所以在在一个风狂浪滚底海面上，不能谁说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达到什么地方；我们只能把性命先保持住，随着波涛颠来簸去便了。”

我们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上，眼看着载我们到半海就毁坏底大船渐渐沉下去。

我的朋友说：“你看，那要载我们到目的地的船快要歇息去了！现在在这茫茫的空海中，我们可没有主意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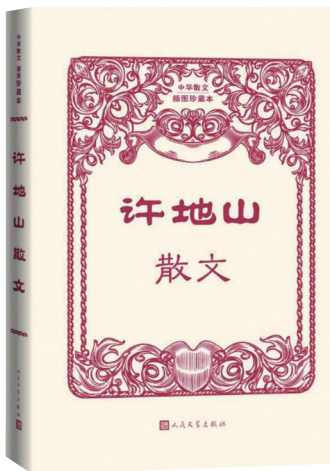
幸而同船的人，心忧得很，没有注意听他底话。我把他的手摇了一下说：“朋友，这是你纵谈的时候么？你不帮着划桨么？”

“划桨么？这是容易的事。但要划到哪里去呢？”我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

山响

群峰彼此谈得呼呼地响。他们的话语，给我猜着了。这一峰说：“我们的衣服旧了，该换一换啦。”那一峰说：“且慢罢，你看，我这件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绿色，又从青绿色变成珊瑚色和金黄色，——质虽是旧的，可是形色还不旧。我们多穿一会罢。”

正在商量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的，都出声哀求说：“饶了我们，让我歇歇罢。我们的形态都变尽了。再不能为你们争体面了。”



“去罢，去罢，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说。说完之后，那红的、黄的彩衣就陆续褪下来。我们都是天衣，那不可思议的灵，不晓得甚时要把我们穿着得非常破烂，才把我们收入天棚。愿他多用一点气力，及时用我们，使我们得以早早休息。

面具

人面原不如那纸制的面具哟！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的面容，无论怎样褒奖，怎样弃嫌，他们一点也不改变。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的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颜色比那纸制底小玩意儿好而且活动，带着生气。可是你褒奖他的时候，他虽是很高兴，脸上却装出很得意的样子，你指摘他的时候，他虽是懊恼，脸上偏要显出勇于纳言底颜色。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我们要学面具，但不要戴他，因为面具后头应当让他空着才好。

（摘自《许地山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